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

13

842

10

5

10

15

20

25

30

35

413  
842  
10

韓子解詰卷之十九

舊刊有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天房  
房  
大  
大  
寄  
寄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五蠹

舊刊有第九字

原本充揚  
櫻白三字

原注楊慎曰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  
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為師以法為  
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為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  
其至此也若其文之恠竒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  
○通扁條畫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揚升庵外  
集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  
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孫鑛曰勁  
而多波肆而藏骨故論竒難透是韓子之雋昔人與  
說難孤憤同稱當以今古立論張賓  
王曰五蠹顯學稱是韓子絕妙文字

新刊韓非子解詰

卷之十九 五蠹

一

上古之世也。太古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虺屬

黃黑色，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亦甚最大者，為蟻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林

命木而架之，以為棲身之巢。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東征賦諒不登，操而板蠡兮。注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糟巢，引韓子無有字構，作構以避以下，作以釋居天。

有巢氏，民食果蓏。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音則果切。按貨

足地理志：隋作窠，以此推彼，隋窠並合，作蓏。正義注：誤修務

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

傷之。蚌蛤，腥臊惡臭，蛤，蚌也。腥，魚也。有血，臊，乾

而無汁也。惡未敗而色而傷膏腹胃，山云：腹當作腸，解老民

多疾病有，文選注引脫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

鑽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燠化腥臊也。管子：黃帝作鑽燧生

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病，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准上文曰

燧人氏。選注脫而民悅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迄

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

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

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出之道，湯武於當今之世者，必為

新聖笑矣。新聖後末之聖人，鳳卿曰：天叙天秩之謂道，制度

可知。天叙，天秩，萬世之則，聖人相因，不是以聖人不期修古，

能變革，非子安謂事曰道，可謂誤矣。世之事，因為之備，

扶世急也。不法常行，讀必為非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隨事為備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

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御覽作因釋，復作更兔不可復得，而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評林修古  
猶上古也  
修長人也

見孟子

為宋國笑御覽引此十一字單作宋人笑之○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

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

人曰刊作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陳思王選都賦覽乾元之

混池而未分與禽獸千無別極不事力而養足人民以而財

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

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人父未死而有一十五孫此等說

情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

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司馬遷傳注屋

采椽不斲史記徐注一名櫟糲粢之食索隱糲稜也糲麤粟飯也

糲即夷及糲魯葛友糲糲之飯上啓注同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史記麕鹿夏日葛衣

雖監門之服養監門抱關守門者不虧於此矣讀言不險

皇紀勸作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史正義示

耜音初洽又耒耕禾之曲木耜耕田股無胈法曹舊作股也

子也脛不生毛莊子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澶洪水親自

兩擲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之川無胈脛無毛此

苦於此矣史記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山濬云

下說以天子對監門是夫監門之養也奉養而離臣虜之勞也

故陳本傳天下而不足多也稱美曰多言今之縣令一日身

及子孫累也絮駕原注言累也乘軒不徒行也讀擁駕也山

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也輕易難去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臘臘而相遺

以水風俗通引此相遺以水作買水云楚俗常以十二月祭

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原注谷水難得故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臘臘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入非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

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橐旅行資也土橐者縣令之資財也非下也權

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

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答客難時異事

按世作時唐人避太宗諱世民也古者太王當作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

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事之以皮幣徐偃王徐偃

今人表作徐偃王荀子注徐國名偃稱王其狀偃仰而不俯

故謂之偃王秦紀裴注尸子曰徐偃王有節而無骨姻謂号

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人間訓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修勢訓劉氏外紀皆同史

記周穆王滅之古史考辨其誤淮南子云楚莊王亦誤荊

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

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

世異則事異前意當舜之時有苗不服說花云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

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禹將伐之舜

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

苗乃服書曰舞于羽于兩階也共工之戰右堯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下

古今言之屬文之宜也荀子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注未詳又秦策載之注此存士之辭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讀共工氏在女媧時而前乎舜禹而下云干戚

天常竊保冀方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豈舜禹之後弘農別有共工氏與又案史勾童生垂垂臣高辛為堯共

工生噎鳴是為伯夷生四岳太岳生先童先童生玄氏玄鐵

氏之姓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而共工氏世官則豈是次鐵

銛距者及乎敵銛矢及君衣及至也八說注銛銛鎧甲不堅者

傷乎體讀路史無中字銛中古以革非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

物本申作

當

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

爭於氣力三句說破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

非不辨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墨子作此言之謂也評林誤

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墨子去門故偃王仁義而徐

亡子貢辨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辨智非所以持國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

欲不得行於二國矣鳳卿曰徐魯固無勢力以敵齊楚故用仁智僅至此非子失權也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急世也

也猶無轡策而御驛馬言不可制也說文驛突也正字通引此脫落之字及而字

此不知之患也急發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

視舊刊作非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或云何以六字當曰司寇

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舉音樂也左傳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

舉平句人公素服聞死刑之報論囚曰報君為流涕禹立刑此

所舉先王也禮舉稱也恐譽之誤顯學譽先王之功忠孝篇

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

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舊刊無下文父皆見愛而未必治

也父資其嚴君資其愛君若字雖厚愛舊刊有奚遽不亂如荀子豈

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曰夫以法行刑而君

為之流涕此以效仁也柄篇曰注效顯非以為治也評

効古之行化不可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

法也先王勝其法讀言令法勝仁也曰以法勝民不為乎垂泣之仁慈不聽其

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明顯著也且民者固服

於勢寡能懷於義言民惟畏上之威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

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說悅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

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

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南面君國

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

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顧反仲尼非懷其義句服其勢也君人

之勢不得不服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

六

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賞罰而務行仁義則可以

王是求人王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原曰注

子也則此必不得之數也讀言必不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弗變夫以父

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

改增猶言一毫不改也顯學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

其脛毛三字衍鳳卿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讀言以公而

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變惡為善也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趙本脫於

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李弗能喻者峭也李斯傳注許慎云

也峭作附同索隱峻也千仞之山跛牂讀羊也增裴注牂

易牧者夷也夷平也山云荀子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

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數仞之

夫世之陵遲亦久焉而能使民勿踰乎又見孔子家語故明

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釋猶舍也說山

汗泥之中雖鑠金百鎰索隱鑠美也凌雅降六新鎰之金圓

說文鍊冶金也賈逵國語注鑠銷也說文銷鑠金也案金經

鍊鑠則益精好猶孟子兼金注銷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國

語鄒陽書並云衆口鑠金鑠盜跖不掇周南毛傳掇拾原曰

而不掇言以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或云手不掇百

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

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專一而故明主



國恥被

諸本脫明字今從只彙補之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與輔其賞助賞之所毀  
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詳說當以以無  
本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有功者宜賞今無功者亦  
以其耕作也賞之互賞者而其家業也家當作稼不知以  
其不収也言不見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不可収用也隱逸之士  
太公望斬華士今却赦彼以游民藉口以其犯禁也  
許巢築傲山澤是以高其避世之能也以其犯禁也  
罪之而多其有勇也彼行如朱家刺孟敖而不斬毀譽賞罰  
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旧刑作  
被侵必攻者庶也原旧法世謂之知友被辱知識交隨仇者  
貞也庶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私鬪職而人主尊貞庶

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程當而吏不能勝也不事  
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  
兵弱而地荒矣以不耕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  
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游俠傳引俠以武犯  
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當祿  
日諸語之訛評林謂后儒之為先王者以文學取取用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  
劍養狐憤篇以私劍窮之故法之所非非與誅對八經非  
當作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  
而無所定讀言法度或上或下或左右四雖有十黃帝不能  
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八

之則亂法楚之當作莊子直躬證父汜論訓直躬其有直躬父攘羊而子證之山云之字疑

行直躬事出論語子路呂氏春秋當務其父竊羊而謁之吏謁告令尹曰殺之

以為直於君法奉君之而曲於父報而罪之論囚曰報讀聞其告報即時誅直躬

以是觀之天君之盲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山云疑指下莊子見新序義勇從

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昔有老父身歿莫之葬也

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焦曰舉而加之尚通以是觀之天父之

孝子君之皆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

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斷其利之異也而人王兼舉

匹夫之行引也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庶幾也古者蒼

又有蒼頡制字說起

黃帝史官

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同文舉要

非古本環作營

義也

營之

人主

察之愚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

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於上則必任文學習則為明師為

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

有政如此有政見論語有虞有政之有旧刊則國必亂王必

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旧刊無斬敵者受賞而高

慈惠之行斬敵國公利也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九

堅甲厲兵以備難厲厲同吳注利兵也而美薦紳之飾富國

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

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彊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陳深曰並舉儒俠戰

國遊俠風太盛太史公亟稱之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

服事者簡其業謂軍事也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

不言也言人之所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

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梁

者之美短褐不完者短當不待文繡與者易為衣也茅夫治世

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

迂評作上

婦所明知者不用按中庸夫婦之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

及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

不欺之士舊刊將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不欺之

士也不欺之術謂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不為羣臣布衣相與

交無富貴舊刊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

明術之所燭也照雖有田常子罕之臣弒逆不敢欺也奚待於

不欺之士待惡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

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謂官多而人不足官則治者寡

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也一專固術固守術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

案固恐當作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陳本官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理之當然其用於行也

山璠云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舊刊責作貴是以天下之衆

其談言者言論欠文山云談言可証務為只景為辦而不周於用

故舉先王言仁義者舉文英云盈庭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山云

聘也鳳卿案致祿退隱也舊刊歸恐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

於弱此五字無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

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府管之法者齊策可為

注管仲商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

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孫武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彼甲者少也舊刊披故明王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

無用故民盡效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

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

之尊則人孰不為也言人皆不務耕戰而以是以百人事智

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王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

吏為師評林後漢李斯而無私劍之捍舊刊捍外本誤荀

日捍以斬首或曰恐為勇是山云恐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悍通以斬首脫敵字為勇是脫以字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一

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  
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王業之資既畜王資而兼敵國之釁  
舊刊作豐通用隙也增韓策今疆國將有帝王超五帝侔三  
之豐阮瑀代曹公書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執於外  
外內稱惡稱惡當以待彊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秦策高注連關中之謂從則有仇讐之患而  
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謂橫合關東之謂從以攻一彊也蘇秦合六國  
而衡者事一彊以攻眾弱也張儀連六國以事秦皆非所以持國也今  
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  
則舉圖而委地獻舉國之效壘印壘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

必改

效壘則名卑地削則國削舊刊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人為  
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  
而伐大則失天下六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王卑救小未  
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恐多未必  
不有疏疏隙也有疏則為彊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  
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彊則以外權市  
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  
說客自王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崔云雖恐  
得利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也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  
之迂評云旧聽說旧刊有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則

崔說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一

當作十變

而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銷繳之說而傲倖其  
後讀言虛言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於舊刊作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  
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管下五十字霍云當作大可以王小  
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疆則當作能  
攻人者也堂有而字治則不可攻也治疆不可責於外舊刊  
宋作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言不事則不  
至於治疆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  
工也故治疆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  
失言所資者大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

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

舉史周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尹闕攻

周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是歲王赧卒

東亡周民遂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汲冢古文魏惠成王如衛是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

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信賞必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

歛以堅其城守此言自強之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兵字於堅城之下淮南侯傳

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

乎注頓弊之左傳師徒不動甲兵不頓注壞也管子頓戟一

戰頓與鈍同賈誼傳芒又不頓注讀曰鈍吳語使吾甲兵鈍

弊越世家頓又接兵正義頓又築也而使疆敵裁其弊也裁計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一

評林衛作  
心篇上句  
入  
急對

評論  
或以此  
以訛

強敵乘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也  
其破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也  
也謂由縱橫之事也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  
振也振救民之故計讀猶言常計也故皆就安利皆避危窮  
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  
而必汗馬之勞功者故曰汗馬之勞得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  
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託有威之門以避徭役而  
上不得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託有威之門以避徭役而  
者萬數故事私門而完解舍恐有脫誤解解同評林解舍官  
無居故內置省部寺監外列百司庶府莫不各有治增全  
解舍言復除也按說疑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管子  
彌殘苛而解舍完則遠戰離行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  
無解舍而解舍完則遠戰離行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  
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

當作商  
昇工寡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並作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  
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讀云趣本勢而外末作評林彙函今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  
也矣評林無也字商工有財茲貨財賈財貨賈得用於市  
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當舉取足倍農耕之利一云倍而  
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讀耿介之  
也高價之民言賈爵者也高當作商廣絕交是故亂國之俗  
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斯注引作商賈之民是故亂國之俗  
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籍因也稱先王盛容服而  
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舊刊二其言古者為  
當作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遺忘也一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十四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五官見

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象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注橫謂紀察之官得人人罪

者也五官各有橫曰五橫也五官之禁豈此耶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

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涕靡

之財評林謂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陳

曰至此說出五蠹名曰揚升菴曰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惟矣

反言總

顯學

舊刊有第五十字顯學士之積學而有功

原法真說南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曲折往復引

事設譬說盡世情字字精神非習襟開闊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陳深曰從孔墨說起見得古事不可行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謂造詣孔丘也墨之所

至墨翟也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班固自孔子之歿也源遠

有子張之儒史記顯孫師陳人字子張按有子思之儒藝

有顏氏之儒顏有孟氏之儒文

有漆雕氏之儒漆雕

有仲梁氏之儒諸本作仲良今從陳本

有孫氏之儒仲弓即冉

有公孫尼子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

有公孫尼子一曰恐公孫丑也或曰

有公孫尼子一曰恐公孫丑也或曰

有公孫尼子一曰恐公孫丑也或曰

有公孫尼子一曰恐公孫丑也或曰

有公孫尼子一曰恐公孫丑也或曰



刊本陶淵明  
集載其多  
一本有道之  
儒以道自  
居

指孫卿  
有樂正氏之儒樂正子孟子弟子古自墨子之歎也今人表為中上人

有相里氏之墨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有相夫氏

之墨一作祖夫鳳卿曰合作胡非氏以形似誤有鄧陵氏之

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聖賢羣輔錄云夫子沒

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簞門圭竇甕牖繩樞

併日而食有道之儒者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

讓如慢小讓如侈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

諫之儒孟子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

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

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

道為潔淨精微之儒三墨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

枝於眾此宋研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皆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辭相應此皆

獲已齒鄧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

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陳本評林無後字旧刊有評孔子墨

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空談

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誠猶真也言空談殷周七百餘歲七

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山璠云無參驗而必

之者愚也古學湮滅無所參考憑信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

不能等度而信之者誣也取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

誣也無參驗愚誣之學雜刊友之行讀或半法堯舜半雜

下文明主弗受也不聽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

棺三寸服喪太平御覽作三月世主旧刊評林脫以為儉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六

禮之莊子說墨子曰桐棺三寸而無槨儒者破家而葬債子

而償債子而償四字据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大毀御覽作毀

存骨立也哀痛之極形世王以為孝而禮之禮者寵而夫是墨子之儉

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是孔子之孝將非

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今孝戾侈儉俱在

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增不色撓顏色

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言

不轉精逃避之也趙岐云人刺其目

所憚也增臧獲奴婢賤稱命違也陸沉注孔安國尚書傳

謂子讓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十

萬人吾往矣法緒直也世王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當

不羞鬪固不耻在縲紲之中見侮不辱犯而不校

然笑之圓云荀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

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不辱則鬪矣

息其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

世王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子之恕也是

宋榮子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以廉為是則專暴者非宜

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

主兼而禮之自愚詆之學舊刊學作辭据雜反之辭爭評林

爭道而馳之爭而人王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七

常議舊刊作夫冰炭不同器而久水炭見家寒暑不兼時而

至雜友之學不兩立而洽今兼聽雜學終行同異之辭注言

使同者異異者同也或曰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安得無

亂乎言人不能辨其是非而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

矣聽言既不能辨其是非而措之治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

與貧窮地以實無資讀言與貧窮之民以地而今夫與人相

善也牛子章云善等之誤讀就無豐年愛入之利而獨以完

給者非力則儉也讀豐年之利獲收之多也增旁入言竹木

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商業旁入而猶以富給

而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廢其業也評林作墮陳深曰設後

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微斂於富人以節施於貧家

是棄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評林危不處軍旅評林亂不以天

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孟子曰揚子取後我拔不以天下

世王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人至貴其智能避危難

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

易民死命也讀言懸爵賞田祿以募民死也增索詭使大陳

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

不可得也藏書集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

法一曰行

也枕官

字下也  
士字

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  
評林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  
而索民之疾作而以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各通讀言勵立  
節操以各譽不為人所執操不侵自守怨言過於耳必隨  
之以劍有怨報之世王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增荀子善在身介然必以  
自好也說苑申公子倍自好也孟子夫頓首之勞不賞而家  
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鬪作無不可得  
也國半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皆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  
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史記引作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養下用下  
並無者字○此四且夫人王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

官而用其身則判官而作而宜評林其言之當理而若非其  
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鏡幾察也察澹幾微也  
與處久今判旧刊補久字而行不稱其貌家語子羽何  
其貌與此合而史記乃云狀貌甚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而  
文章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  
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  
有失實之旨今之新辨濫乎宰予而世王之聽眩乎仲尼  
也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其孟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九

之辨而有華下之患華下見秦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

史記趙孝成王六年秦將白起破趙將軍趙括率四十一萬於長平此

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增越絕書薛燭曰夫實

論劍色黃白堅物區冶不能以必劍評林言雖區冶善劍不

楚之陽劍歐冶所營法越絕書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命

馬趙策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膝換秦傳

脫於字下發齒吻形容讀觀馬必各其口視其齒增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申就駕而

觀其末塗讀末塗謂馬疲之時則臧獲不疑駕良觀容服聽

以下文例  
上脫於字以  
上文比服下  
此脫而字餘微

可與發聲

辭言子初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

疑於愚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先試之州郡守令

廟堂延之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命勳選

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磬

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彊象人木石非不大數

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彊者磬石不生粟不毛象人不可使

拒敵也諸不脫石字論今商官技藝之士商官當作官讀

官者亦不耕舊刊作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猶言同

樂者增合作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空言無夫禍知磬石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

官論謂以  
技工受俸  
者

同刊下作  
石磬

家人禍知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

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庸人貢而臣評林言

以服關內之侯呂氏春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春申君傳韓

民也必為關內之侯魏關內侯矣王善禁而關

內而萬乘之王秦東下韓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評林

必為關中之侯侯侯誤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評林

足以身魏菜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

妾身執禽而鮑注禽鳥小費也吳注執禽鳥服役園

謂秦族訓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左傳男

費大者王帛少者禽鳥注卿執羔大夫執雁上執進是故

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評林見臣服於人也故明君務力

夫嚴家無悍虜史記悍作格索隱嚴整之家本無悍而慈母

有敗子增呂子家慈慈則豎子嬰兒之有過吾以此知威勢

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曰本斯言以此以媚

世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恃人之為吾善也什字見孟了奉吾之用人不

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言多用眾而舍寡故不勢德而

勢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

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善必以法驅之雖有不恃隱括

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

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原旧注適然而行必

恃恐待

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

增為字句言善事之不可必者陳深曰論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

謂之不能然增句謂疑說誤則是論也增言說之而不能如其言也言以性命之說相論耳無益

于事論性命之不可如何者夫論性也陳本脫十三字增謂此四字注文誤入正文非以仁義教

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旧刊無人字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嫱

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御覽引韓子曰如脂粉則模母

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脂粉亦厚矣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

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王急其助助當作功謂成功

而緩其頌評林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

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旧刊你千歲下同若汝必彙函作千秋千秋萬歲之

聲括耳讀聒誤增說文聒謹語也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

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賞罰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

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

祝言皆虛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王舉實事去無用不道

仁義者故謂者實作之增故事也飾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邪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

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

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

用承上意以接下起喻意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別首則腹痛增別讀為

或曰別快  
此則首瘡

或曰欲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一

迂評脫益

迂評別

迂評智不及不可與慮始

迂皆上有人字

髮音替，剃髮也。不剃髮，則氣結，故不擗瘞，則寢益。原注：謂致腹痛，原注：首病不治，則加痛也。

而潰之，披鬪也。鳳卿案：正字通，擗，鬪也。韓非顯學篇：嬰兒不別頭，則腹痛，不擗瘞，則寢益。注：瘞，癰也。以小兒喻愚民，當擗別以除其疾，勿姑息使養癰滋毒也。案：諸韻書，日本皆不載，獨正韻賤補入，屋陌逸字，謂鬪，副有逼栢二音，未詳考。

擗，卽俗，副字，韓子雖加手，改你擗，不必信從。○吳任臣云：擗，敷救切，音覆，見韓非子，增擗，注作鬪，或古字通。周禮鬪辜，注謂披癰也。注：威，恐滅，誤字云。披，鬪，倒，關君長云。披一作破，字典引此，注云：瘞，癰也。當擗別以除其疾，勿養癰滋毒也。案：漸滋也。

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別首，擗瘞者，小苦而去疾除害，乃大利也。

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

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原注：謂民不悅也。○陳本：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

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尾石。原注：欲以擊也。

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警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

謗。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與人誦之，曰：取吾衣冠而褚之，取吾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論又見呂氏樂成。

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順民之所欲也。

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孫鑛曰：不尚儒，兩意俱有。

五蠹篇總評：迂評於題注下。

一篇數十萬言，胸中如萬斛泉源，滾々不竭，而縱橫變

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喻，

有譬喻，中又有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三



顯學篇總評

議論甚暢華勢甚縱逸然骨力鮮焉中間今六截亦是  
冰到渠成未是篇注  
景函為董思白之說

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終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

舊刊有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制分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五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頭校

忠孝 舊刊有第五十一字

原注是篇駁堯舜湯武贊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  
虛談不可用惟當以發本節用為先放言無忌是老莊  
遺孽讀者審之補陳深曰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  
悠之說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儻讀者別見隻眼評  
林曰悍辯強詞文勢如走盤珠矣鳳卿案駁駁歷聖  
警策世主此是老禪罵佛罵祖之手段恐其取名而論  
也實

字也其君老  
賢臣者  
能明法  
脫所謂  
此字下  
字也其君老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  
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篇大意悉在此二句餘刪之可此篇恐後人贗作皆以堯舜  
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父君臣  
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  
其君舜受禪為君湯武為人臣舊刊脫而弑其主刑其尸史記  
武王至紂外處自射之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而天下譽  
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  
畜養也評林云畜止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  
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庚駁堯舜湯武人謬此明君  
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

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湯武為口實父而讓子君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定君臣之位教之道也臣之所聞

曰臣非自謂也陳深曰此疑是對秦王之書臣事君事父妻事夫者順則人

下治二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此是堯舜之道明王

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

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簡公

弑於戴氏奪子氏於宋戴氏指子罕子宋姓詩必宋之子左

林宋君之見弑於子罕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

亂賢亦非真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意記曰

見孟子臧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見難二原注造愁自也孔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二

上帝通

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

孟子既辨其非孔子之言言於

勢已岌岌乎不可支矣增墨子孔丘與其門弟子問曰夫

舜見警腹就焉此時天下岌岌乎就慨同楚葉汗明慨焉吳注

不安負莊子許由曰殆哉岌岌乎天下顛闔

曰殆哉岌岌乎仲尼趙岐云岌岌不安自

而有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

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邪得字脫

所以欲其有賢臣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

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

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必

為臣所奪也為父為君間並插之字看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

耳豈得利哉焉倒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

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

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以君不為家退而不為家

治產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以君退不

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克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

亂術也警腹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

殺弟不可謂仁此戰國安傳侯妻帝一從而取天下不可謂

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或曰信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

其父妾其母妾猶云婢使也費誓臣妾通逃孔傳男曰臣女

尚云太上未建上皇之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

號故戰國有此誣論

下評脫

下評脫

下評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三

絕嗣而外矯於君矯直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指關龍逢流於川谷不避踏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偏類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是當世之所為通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莊子列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無實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數術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原脫此四字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原脫此六字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徐鉉曰競競取父之家非孝子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

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彊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賴之字恐是誹謗其君者也山云荀子舍後王而道上古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刊知上補人字看而非其君者人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功闕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王者為忠臣古者黔首史記始皇北黔首黔首也鳳御案始皇十四年韓非入秦遇黔首注云名立存非後十餘年則此篇為後人實實悅容蠢愚原曰自讀猶密勿文莫皆同注非增莊子悅乎忘其言也見說林上悅容蓋無心曉事之負如慎密之容禮記哀公曰寡人蠢愚冥煩蠢蠢誤山云吕子審分夫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悅容本神志意悅亂智慮去身音釋曰悅音悶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四

述評一  
句讀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詞智慧。評林儼薄詞不通也。智慧小術也。增儼詞巧慧細察之義。  
荀子鄉曲之儼子注。方言儼疾也。又慧也。輕薄巧慧。察之義。之子也。淮南王傳為中詞。長安徐注。詞同候米察也。欲自用  
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不以為天下為者。意也。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為樂受之而不辭也。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歿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事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為者。謂作為量。法度賞罰。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為中人。始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人平。當作上。太上之類。之士不可以賞。

勸也。天下太平。當作下。天下之士。謂盜跖類。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多為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天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衍。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在內治國政。而制外敵耳。

人主舊刊有第  
五十二字

篇內大臣左右。迺習當途。總謂權臣。必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鳳卿案是亦實作源。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近習大威也舊刊

親也至擅權勢而輕重者而窮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作威

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輕重邦典有度篇此二者不

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

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貴威左右大臣互文也大貴則得威左右擅

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

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舊刊使虎豹失其爪牙

則人必制之矣則不能勝人而為人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

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

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歿國亡宋君為子罕所殺齊簡公

為田常所弑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齊簡之過也並舉國名謚古文不拘如

此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賢與當途之

臣權臣不相容也已見和氏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

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

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管其私也管子兼上下

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因考

秦策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還讀為環注還反顧也恐誤荀

子不還私小反君亦爾又云比周以環主左右近習朋黨比

周周合以制疏遠臣外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

論裁得其議論以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有術即有術

裁正政治也

副當作

評作今夫

種考稱

二臣不並立去當塗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

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

能蒙灰亡之危而進說乎蒙犯也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

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

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

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原注俠客也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

宦之士原注遊說也焉得無掩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

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屬囑託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

於人也或有所智舊刊作知狐憤同聽用之而聽之入因與

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

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

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類薄疑之故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

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

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吳世家賜子胥屬鏹之劍

正義屬音燭鏹乃干及圓謂屬注通用鏹纒假借注此三子

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灰亡之患者主

不察賢智之言而蔽舊刊有於字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

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

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因人字

屬敦之屬

飭令旧刊有第  
五十三字

原注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怪別是一局而陳本戰國  
偽書多類此孫鑛曰瑣語體精於八經劣於揚權陳深  
曰此後三篇體裁各異腹中蓋有奇碎也危側趣  
詭不欲人人知之者讀者亦不可以時目觀之

飭令則法不遷讀言法度一定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

以善言售法讀善言仁義之言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

言讀多虛行法曲斷讀斷決委以五里斷者王原注法必參

斷之速必斷謂定其罪也旧注能悉以九里斷者疆旧刊既

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宿治者削原注宿治停閣不

武七十里百里如湯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粟

未謂商賈農民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

必以其力讀言任官役使必以納粟也出猶言買如握粟

所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震原注震

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原旧注雖受不多然無當則

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

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勇恐成勇其國無

敵國原本陳本無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有者

塞增見者謂于君者有塞與無當相及中庸不變塞焉注塞

猶實也鳳卿曰塞限也謁君者必謹省已奏君者必謹不

言此謂以智出治旧刊出以言去言或曰去以功與爵者也

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

不攻必當當下恐朝廷之事小者不毀言雖小事不敢毀譏



動干戈而當自來朝廷之事政也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僻議不得於不

得以相干也議非在其位不是謂以數治術也以力攻者勇戰

也出一取十以言攻者謂虛言攻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

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難易對文增其能勝其害當係

其任而道壞莫懷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乘兼之

負乘本易不得文義謂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增作明君

明民大制使入是或云明恐當作辨故莫訟原注怨惡平

使士不兼官故技長原注任用專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原

賞罰明故此謂易攻讀為衍文鳳卿曰重刑以賞上愛民民

不爭也此謂易攻上下恐有錯誤重刑以賞上愛民民

次賞多賞輕刑原注輕上不愛民民不次賞利出空者

罰出由君原注空音孔際也其國無敵利出空者原

際而出也空猶言空其國無敵利出空者

守管子利出於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講出

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也又察唐柳芳論民族事曰管仲曰

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

出此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尺卿有異政家有

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地諸姓紛亂不其更無歸此

政煩於上入亂於下重刑明民謂信於天下人之行不本

則上利讚言重其刑則君上之利也其行刑重其輕者輕者

不至重者不原注犯按罰棄灰者類此謂以刑去刑罪重

而刑輕刑輕則事生原注刑輕多犯政事生增此謂以刑致

刑其國必削

心度旧刊有第五十四字。據賈古法。競于

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警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

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無功者以姦受利。蓋民刑勝而民靜。

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

功嚴刑則民親法言安於法也。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

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言服民心於戰也。

禁先其本者治或云禁先倒。厚兵戰其心者勝戰其心為上。戰其兵為下。

者疆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言先於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

告而姦不生高君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疆不

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疆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

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

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明王操賞罰法度則上重國民治。故法

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首也旧刊首作自。謂所由生。夫民之

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

天下者必塞上下之情不通。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

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其期同

生刑期  
故治民者  
其心

山世瑤曰蜀馬毅曰夫用兵之道攻心聖人之治民也先治  
為下攻戰為下兵戰為下未引韓子文

迂拜無也字

也 閱猶用

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因時轉移不膠治與世宜

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

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

移而禁與治變能越越當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疆

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開民以賞塞民以刑塞其姦者必王

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治不亂謂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

而治立者削治立立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

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

好力者好力者謂出其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

不事力而恃私學者游說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

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閉外謂不使塞私而上自恃者

王可致也禁令行於其國施

制分原注大得意則八大矣

原注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必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起于商鞅文

字亦奇譎

夫凡國博君尊者博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

於天下者也十九是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刑法刑刑必嚴

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

失事實且夫效力者謂致效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

效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

刑罰上掌好惡賞功罰罪以御民力御治事實不宜失矣

曰宜字行一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

也言惟為善而不知秉法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

宜務分刑賞為急原注分別以罪也案欲治其治國者莫不

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原注不分謂治

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別也原注分有時曰持賞作獨以異為分

與并彼章云誤以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察明也明獨分也

原注獨斷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晉賞

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

為務善以字倒置與商鞅之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

理也關通也通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

者也原注規即下文闕意謂相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

而已原注同里有罪罪必相坐蓋里蓋與關禁尚有連於已

者連連坐也增尚賞省文不告姦理不得不字相關闕誤掩

其身不違掩人罪也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字惠曰闕者多

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原注民互相皆過者免罪

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或云誅如此則姦類發矣發姦不

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原注任保也同里相保夫治法之

至明者任數原注數也不任人是以前術之國不用譽山云當

因作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

而弗能聞禁者通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虛而任法凡疇功之循約者難知功之

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原注或疑貳也所謂循約難知者姦

功也臣過之難見謂奸臣過度不可者失根也海味崔曰疇

功也謂形失根也則可刑也未見可賞者故循理不見虛

功實者度情詭乎姦根原注虛功難也姦根則一者安得

無而失也原注而失謂是以虛亡虛名之土增立名於內而

談者說客為畧於外原注姦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徒

也屬俗而容爭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

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當作貳原注功故實有所

不字恐脫至而理失其量原注量稱量之法量之失非法使然也

法定而任慧也原注任慧即作聰明也○圓謂法有一定易

擅其姦也慧則巧佞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勢失其先務原

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

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白明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

十三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一

附錄○迂評采史記秦策李斯傳子瞻子由二論楊慎辯作附錄陳明卿

本趙如源本因之今刪去李斯督責之術條移二蘇楊慎論於總評中新增徐師曾參定說難孔鮒答武臣辯三應麟解證桓譚新論葛稚川等言以備參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瑯儀甫纂述

韓非傳

史記○原本兼收舊注煩重多誤謬今為刪落更取古文折義史記論文評語間或下箋注以警初學得知古文步驟而參說難篇異同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謂申商之學漢是錯傳學申商刑名

於張恢刑形古通上道篇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楊權篇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是也定法篇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而其歸本於黃老故著解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語詳末局

而善著書

論文應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傳後

迂評疾  
字貫下  
四十字

死於李斯先，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名韓王不能用

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本傳作勢，持勢字

執契，操契也。見外儲說左下及韓策。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

論文五句。又舉浮淫之蠹，蠹五而加之於切實之上。論文述非子本

意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竟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尚虛名，卑

術。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論文即上意。兩層為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論文應著書欲

孤憤等序。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

自脫。論文未出說難，先出為陪。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

以說之難也。折義知事情之當否。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以自主，故猶非難。論文劈頭出三比，先作一掉，迂評繁舉

二難，作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折義所說

其權在人，不可以自主者，意見下三段論文此。所說出於

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折義見我折節求賢，止遇卑陋賤辱之士，此不可以所說出

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折義見彼無心於世務，而迂濶不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

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折義此不可以當所說之心者

難與言在今日世界中大約皆是這一種人求前二種人亦不易得可發一歎論文三比應前三比而末比則兼兩義法

變此之不可不知也折義結上文論文夫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得着的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折義

而暴其惡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人不以說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折義交淺言深不夫貴人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義嫌於彼顯有

所出事乃自以為他故論文他作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

嫌於破人之私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謂

遂事不諫類折義勸阻大拂入意所以取怨○已上身危六

段即下文所云甚者為戮之意論文三比之後衍作六比或

長或短或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己折義論尊貴之短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折義論卑賤之長論其所愛則以

為借貸折義論其素所嗜好之事如陰賣官爵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

折義其素不善之事如商鞅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折義

過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折義厭其過詳屬卿曰不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折義鄙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折

病其過縱○已上八句即下文所云薄者見疑之意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折義又總結其難論文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折義飾樞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

覆也所醜所羞恥也此又根下文所



說之心而分折之蓋人主行事各有其所貴重所羞被自知  
恥處也論文前兩段俱以知字結此以知字起變法破自知  
其計折義智同論文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

敵怒之折義有敵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折義有所難

概所以平斗斛猶俗言兜頭蓋也○三句皆云飾故滅醜

心邪徐廣曰一作漑音同索隱曰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

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折義併所同者有與同失者則飾

其無失也折義併所同者亦滅其所醜五句又進大忠無

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折義起乃後申折義其辨知焉此所

以親近不疑折義如此始得入主信用矣就進說之初言辨

之難以有所申知盡之難也折義謂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

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折義飾其身謂取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折義

即曠日彌久之意至此說方可盡矣就信用之後言盡字承

篇首橫佚能盡句來言非敢能盡之難必得其所所以當盡之

時為難也論文以上俱交淺言深所以蒙禍此則交伊尹為

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折義于作於必聽於上之

與而自已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

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折義引證上文委曲行說之

尹百里奚兩喻引起承上起下作過接宋有富人天雨墻壞

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折義進說而起人昔者鄭武公

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

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折義言其親子言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亡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折義

進說而犯人之證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折義此段證上文不知所說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

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

母之故而犯刑罪禮注故謂疾也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

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鳳卿曰念當作食折義

其證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

嘗食我以其餘桃折義無其字進說而遇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論文又自作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折義此段證上

辨知不然鮮不取罪論文此總收上三喻繳束通篇意義已

盡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

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幾矣論文一篇文字曲折無窮猶恐其直至末又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論文偏不曰嗟乎寡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史記本傳 五

有惡見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折義林西仲曰：題目是個說難，通篇拏定難字，層層洗發。第一

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難未難，引起第二段，謂無當人主之心，則求合難。第三段，謂偶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不相投，則

見信難。第四段，謂遊說之術在於明人主之得諱，人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庖廩蒙

恥，周旋尤難之極也。第五段，引隣父關其思不善處，明知明迎合之難，為二難。三段實證，第六段，引衛靈公愛憎至變，明要

結之難，為四段實證。末段以龍為喻，嬰鱗是戒，惟恐不免。總極寫其難處，看來遊說之術，徒未有如此之描寫，曲盡者然。

卒以說取禍，蓋善沒者多死於水，善拳者多死於鬪。古今無不破之術，而挾術有必窮之時也。士君子寧終身蓬蒿，斷不

可為患，得患失，行徑是篇本不足錄。但李斯曰：此韓非之所恨坊註，絀繆相沿，誤人不得指出正之。李斯曰：此韓非之所

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論文應毀之曰：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論文應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

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

得見秦王，後悔之。詐術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

又帶出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公孫弘、晁錯輩，余獨悲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論文激還前不能自脫數語，目太史公曰：

本書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論文四論三脚，以老子作主，仍歸到老子結。

參定說難。文體明辨，曰說難有兩篇，其一見韓非子，意足而文煩，其一見史記文省而意闕，今取二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  
 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而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  
 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而以  
 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  
 而顯為名高者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  
 者身危顯有所出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巳矣  
 又知其所出而為如此者身危規其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  
 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  
 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  
 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  
 所不能為也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天大則  
 以為問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論其所憎則以為管己徑省其辭則以為不智而屈之汎濫  
 博文則以為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  
 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  
 飾所說之所給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其意有下而不能已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其心有高  
 而實不能及則為之舉其過見其惡而多其不行有欲於以  
 智不能則為之舉其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  
 佯不知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  
 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  
 必以大飾其無傷也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  
 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  
 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  
 然後極勢智辨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庖  
 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主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庖虜而可以振世此  
 非士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  
 而不罪則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  
 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因問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君聞之因怒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  
 築其有盜其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  
 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

新刊韓非子解詁 參定說難 七

者見疑則非智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統朝之言當矣其為  
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彌子母病人聞在夜告  
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若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若  
曰是固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  
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  
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  
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 姚賈譖殺韓非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  
無趙吳楚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為之  
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姚本國策  
史記注引  
策並知作  
短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劉本舞姚賈辭  
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  
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  
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  
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  
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  
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  
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  
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  
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

下君上恐  
脫其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姚賈譖韓非

管庸即  
魏備不  
恐北誤

管庸本  
亦下有於  
字

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

關龍逢紂聽讒而殺其忠臣比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

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非言韓姚賈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為老婦朝歌之廢屠不子良之逐臣子良棘津

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無南陽

之敵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實以

五卒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聞而勝於城

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

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策於功不立虛

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李斯督責之術李斯申稱申韓之激論史記

韓非非聖人辯孔叢子

鳳卿曰朱元晦云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今讀其書出後人之手無疑然稱韓子曰聖人却知漢魏一槩廢之也故錄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古今人表云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

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

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

旁辨韓非子解話韓非非聖人辨九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按其事持  
久歷遠遇姦勸善韓子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  
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  
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  
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  
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授聖以自  
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  
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  
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  
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

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  
月巳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  
時夫子卒巳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  
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恠意是則世多好  
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  
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  
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  
精也

王應麟曰高赫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矣然傳記若此  
者衆說苑曰周威公問於寧子曰取士有道乎寧子曰楚

平王有士曰楚侯晉丘負密出亡之謂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諺矣齊人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座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加九鷄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鳳卿曰古人紀述之謬後生孱入之誣何啻韓子以廢百先修所戒我恐後學蹈此轍卒廢洪功荀摘其小瑕捨其百美雖六經尚可議良史如班馬其紀述之謬數數可指伯厚解證蓋有味此旨焉

斥韓子

淮南子泰族訓

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今商鞅之啓塞商子有開塞篇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

賢難

王充論衡

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誘以別之韓非明治於韓王充歷駁古人雖賢聖不遵然其許非子如此可味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



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  
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鳳卿曰京房之冤晁錯之斬一林  
衛身何術之及也世有為比干正成之所為者有為藤房箕  
子之所為者臣道何術一塗治亂雖殊今猶古也憂國魚思  
吟血發疽今之比干正成也獻替不容辭職杜門今之藤房  
箕子也志士之憂國不顧身固其所也若堂谿之規王充之  
論亦是和泣之一端也不帝為世主發也故抱朴子云孫臏  
思騁其秘畧而司馬則之韓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  
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  
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噫

抑老莊揚申韓

抱朴子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無能錯刑殺  
入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士抔瓦鼓無救朝饑者也  
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遠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

縫線巨象不可以捕鼠

明二柄

抱朴子

二儀不能廢春秋而以成歲天地尚有春生秋殺明主不能舍刑德以

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

非懦弱所能用也唯明主善操二柄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檢吝所

能辨也項羽印項失衆心

元治紀元甲子春

三都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同 日本橋通三丁目

同 芝神明前

同

同 淺草寺西三丁目

同 横山町三丁目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町

尾州名古屋本町七丁目

大坂心齋橋通安樂寺町

須原屋 茂兵衛

山城屋 佐兵衛

岡田屋 嘉七

和泉屋 吉兵衛

須原屋 伊八

和泉屋 金右衛門

勝村 治右衛門

永樂屋 東四郎

秋田屋 太右衛門

書物

問屋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187